



我带学生,第一句话就是“你们要学坏”。

“学坏”,就是要有否定一切经验的意识。不要轻信老师,不要轻信大师,不要轻信任何理论、组织、大人物,不要做顺毛驴。人要有质疑一切的精神,但是最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,就是你得有一定的鉴别能力。有

格拉德威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,叫“人与环境的耦合”——很多看起来特别重大的改变,其实都不是长期计划的结果,可能只是因为你偶然看到了某个东西,遇到了某个人,是周围环境里的一堆小变量,恰好在那个时候让你发生了变化。比如,你可能经常听到,改变人生的一本书、改变人生的一首歌之类的说法。按照通常的设想,人生哪有那么容易被改变?事实上,这种改变还真有可能发生。关键就在于,这个小变量能不能与你发生一点积极的耦合。

怎么触发这个积极的耦合?多看点好书,多遇见点好人,变好的概率自然提高。就像经常说的,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。为什么要莫问前程?一来你问不了。二来你也不用问。因为好事累积多了,前程变好的概率自然提高。

(据“得到APP”)

三言两语

心灵鸡汤

每个人是平等的。

你们要“学坏”

有了这个基础,质疑精神才可能有实际的效果。

年轻人进中央戏剧学院的头两年,先要锻炼自己的鉴赏力,到了高年级就要开始努力“学坏”。以画画为例,一个人把画画好了很难,画很好了以后再把它有意“画坏”更难。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毕加索、“米罗”他们都是这样做的。也就是说,艺术这个东西是从简单到复杂,再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。这是返璞归真的过程,是创作出优秀艺术作品的规律。技术也是这样的,你首先要掌

合格的路人甲

国际海洋法中有一个关于“紧追权”的规定,很好地描绘了边界带来的平衡:如果一条船出现在本国领海搞小动作,可以对之进行追捕,直至公海。但如果这条船跑进了自己国家或者躲进他国领海,追捕者就应停止。

意思是,哪怕要追一个坏家伙,他人的地盘也神圣不可侵犯。比起敲打他人的畅快,秩序明显是更值得维护的东西。否则,边界同虚设。

有人说“互联网给了每个人一块遮羞布”,助长了我们躲在后面做很多事的勇气。但反过来想,这块遮羞布如果人人都有,就意味着

所以,我们还是做个合格的路人甲吧,别总想成为他的人生导师。

(据澎湃新闻评论公众号)

用心领略“白石虾”,那笔墨的禅意便在其中了。

(摘自《画里有话》) 艺术故事

每个人是平等的。

咳嗽、贫穷和爱是藏不住的

咳嗽是李寻欢的标志动作。古龙的小说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里,李寻欢一直咳嗽着,在风雪之中,在明月之下,在酒馆之内。他的咳嗽和他的飞刀一样,是他行走江湖的名片。

文艺作品中的人物,不少都被装上了咳嗽的按钮,像林黛玉,像茶花女,常常按钮一开,悲伤的气氛立刻到来,同时,也凭空给他们的形象添了一丝浪漫。在小说中的美男子和俏佳人这里,咳嗽是富有魅力的疾病。

李寻欢为了报恩,为了朋友,抛弃了青梅竹马的爱人,离开盛产铁球、面酱和春不老这三宝的故乡保定,来到长城以北的张家口一带生活。虽然张家口的三宝“山药、莜面、大皮袄”适宜吃穿,但此地风沙紧,冬天冷,对李寻欢这样的人来说,可真够

喝一壶的。他内心悲苦,加上生活习惯不好,整天纵酒,染上咳嗽或许是免不了的。

古龙说:“在生命中某一个阶段,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。”李寻欢这个人,可以从王度庐的小说中找到原型——孟思昭。跟李寻欢一样,孟思昭来自河北,常在张家口地区活动,他为了成全好朋友李慕白和自己的未婚妻俞秀莲,独自走向了不归路。

至于李寻欢的咳嗽,灵感很可能来自盗走李慕白宝剑的玉娇龙。在京城混不下去的玉娇龙,后来跑到了西北大漠。多年寻子无果,恋人又无缘相伴,玉娇龙红颜渐老,还染上了咳嗽的顽疾。虽有疾,

有个很有趣的现象——国画大师都有一个擅长的题材。譬如:齐白石的虾,徐悲鸿的马,李可染的牛,黄胄的驴,娄师白的小鸭子……

在这里,我们要聊一聊白石老人画的虾。他画的具体是哪一种虾?

如果你去对比,会惊奇地发现,画中的虾不是任何一种现实世界的虾。它既有青河虾的长钳,也有海虾的丰腴,是一种艺术组合加工后的“白石虾”。

对于这种虚构,白石老人有他的解释:“河虾味虽美,但不如海虾丰满;海虾固然肥硕,但无河虾的长钳造型之美,吾取其二者之善而涂之。”

在齐白石之前,中国画领域只有八大山人、徐渭、郑板桥等人画过虾。齐白石画虾法不落前人窠臼,富于创新精神。他综合河虾与海虾特征创造出的“白石虾”,正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。

中国画审美思想的含蓄隽永,在“白石虾”的题材上表现得淋漓尽致——画面并没有水,但丝毫不妨碍大家欣赏群虾在水中悠游。另外,虾须的动态,也是表现水的间接载体,几根虾须的弯曲弧度,便是虾游动遇到水的阻力后的结果。

用心领略“白石虾”,那笔墨的禅意便在其中了。

(摘自《画里有话》) 艺术故事

每个人是平等的。

咳嗽声,赶快避而远之。”

跟金花婆婆一块在光明顶工作过的同事谢逊,再碰面时听到她的呼吸系统异常,想起当年她潜入碧水寒潭冻伤,才落下此病,于是关怀地问能不能痊愈。这是谢逊温情的地方,碰到仇人,他只有铁拳。

后来,在少林寺,凭一声咳嗽,谢逊在人群中发现了隐藏多年的宿敌成昆,上去将他打成盲人。谢逊当时是这样说的:“成昆,你改了相貌,声音却改不了,你一声咳嗽,我便知你是谁。”成昆很有城府,他老谋深算,步步为营,改头换面,快速地杀人伤人。她的咳嗽,好似瘟疫,成了很多门派中人的噩梦。连刚毅无畏的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都不愿招惹她,警告弟子们说:“以后你们在江湖上行走,只要听到她的

咳嗽声,赶快避而远之。”

跟金花婆婆一块在光明顶工作过的同事谢逊,再碰面时听到她的呼吸系统异常,想起当年她潜入碧水寒潭冻伤,才落下此病,于是关怀地问能不能痊愈。这是谢逊温情的地方,碰到仇人,他只有铁拳。

后来,在少林寺,凭一声咳嗽,谢逊在人群中发现了隐藏多年的宿敌成昆,上去将他打成盲人。谢逊当时是这样说的:“成昆,你改了相貌,声音却改不了,你一声咳嗽,我便知你是谁。”成昆很有城府,他老谋深算,步步为营,改头换面,快速地杀人伤人。她的咳嗽,好似瘟疫,成了很多门派中人的噩梦。连刚毅无畏的峨眉派掌门灭绝